

開放文學 – 神鬼仙俠 – 觀音菩薩傳奇 第十五回 一念興定中塵劫現 功行滿心上白蓮生

話說耶摩山下，經妙善大師濟貧救苦之後，已成為一個市鎮相仿。一班貧苦的人們，做做小本經紀，倒也足資糊口，安居樂業，都出於妙善大師一人所賜，故大家對她的信仰，自然格外堅誠。她的講經說法，深入人心，也格外來得容易，不久便變成一個小模型的佛國。妙善大師見了如此情形，怎麼不喜？就是永蓮的功行，也一日千里有顯著的進境。有一天，她告訴妙善大師道：「我昨夜間，在禪房打坐，忽然似夢非夢，好像神魂出舍一般，一路上飄飄蕩蕩，向東方過去。不知有幾千百里，才見許多百姓聚集海濱，困苦流離，一個個面有菜色。我便向他們詢問，為何如此困苦？他們爭著說道：『我們這一群人，四方萬國之民都在裡面。只因中原戰伐連年，鬧得男不能耕，女不能織，就此無衣無食，還不免刀兵之禍。不得已逃亡到此，雖然受些困苦，殺身之禍不會再遭，比了在故土時，已有天淵之別了。』我看他們拿樹皮草根充饑，敗絮箬葉蔽體，比了我們耶摩山下的百姓，確有天堂地獄之判。只可憐那邊沒有一位慈悲的大師，救拔他們的苦厄！又不能將那班困苦百姓，立刻移到耶摩山下，同沐我佛的恩光！但於臨別時，曾告訴過他們，若要尋覓樂土，除非到西方興林國。耶摩山下金光明寺中，受佛的庇蔭，才會免掉你們的磨難。我說過了這幾句話，正待尋舊路西歸，不料一陣狂風過處，飛沙走石，那一班困苦的百姓，忽然一個個都變作虎狼，向我撲來。我正著急，卻有人喊道：『永蓮，永蓮！你走魔了！』我聽了此話，心神才又收攝，睜眼看時，卻是保姆奶奶在旁聲喚。這不知是何景象，還望大師慈悲見告。」

妙善大師聞言，合□當胸道：「善哉，善哉！永蓮呀！倒看不出你功行如此迅速，已居然能入定了。這入定一事，就是坐禪的功行到家，神魂出舍，離開了自己的軀殼，遍遊□方世界，下可觀看塵世的煩惱，上可見到佛國的清淨，無往不可。你能夠入定，自是可喜！但入定須志心澄念，一念不生，六賊外魔，方不致來擾；若興一念，外魔立刻應念而至。若興了邪惡之念，六賊齊來，會擾得你不能出定，彼因坐禪而成為瘋癲病廢的，就只為此緣故。你在定中見到的種種情形，覺得可憫，便發慈悲心，指示他們出路，這原是善念。只不合指點他們到這裡來，因此就不免有些兒自私之心。只此一念，故就招了外魔，發現了後來許多可怖景象。好險呀！若不遇奶奶觀透了魔，一時還不得出定呢！永蓮啊，你往後去須要小心在意，切不可胡思亂想，須知這是入道的緊要關頭，失之毫釐，謬以千里的啊！」

永蓮合□謝了指教之恩，卻又問道：「往常聽大師說法，如何不曾聞得這些妙旨，卻是為何？又不知由此入道，還要經過如何的程序？敢乞指示。」

妙善大師道：「永蓮呀，你有所不知。平日間聽我說法的人，都是些愚蒙未啟之輩，若就拿這種深奧的道理去講給他們聽，非但如對牛彈琴，白費心機，並且反而去將他們的心竅閉塞，永遠沒有開鑿的希望。故我向這班人說法，先求正他們的心志。心志正了，方寸靈臺自然光明。愚蒙既啟之後，再與他們講求入道的機關，那才易於領悟呢！這是我向日不曾講過入定的緣故。」

「至於由入定而達到證果的程序，說遠不遠，說近不近，似乎可說，實不可說。入定一回事，不過是有了相當功行，神魂能出舍，遍遊□方，但是還不能脫離軀殼。若是入了定無法出入，要不多時，軀殼固然如常人萎化腐爛；就是已脫離軀殼的神魂，也要不了多少時候，就會分崩離散，終於消滅。這與常人的老死，也沒什麼判別。故在這一個時間，入定之後，必然要求能夠出定。由這一步功夫去做，逐漸進步，就會達到身外身的境界。什麼叫做身外身呢？就是在軀殼之外，另成一身，神魂盡可與軀殼脫離。簡單說一句，就是入定之後，不必再求出定，神魂依然團結，永不會分散消滅。到此一步，即可脫卻皮囊，得成大道了。但是要達到這種境界，非但要坐禪功深，禮佛念切，還要積滿三千功德，受盡萬般苦難，方始有望。你不聞佛祖當年，也一般地受了許多意外魔障，方習得道的嗎？我們現在，論功行還未及一半，功德未積，苦難未受，要望成道，路途遠哩！可是只要心堅，終究不會白修的，就如你能夠入定一事，就是個大大的明證，只要耐心修去就得了。」

這一番話聽得永蓮樂不可支，不覺手舞足蹈，不在話下。

再說永蓮已有了如此程度，那位妙善大師功行的高深，自然更不消說。如何她不能證果蓮臺呢？只為的是坐劫未滿，功德未足啊！她自己靈根不昧，對於此事也自明瞭，卻不向人宣說，惟在暗中累積功德罷了。

光陰荏苒，一轉眼又是三年。那一日，大師正在打坐，方將入定，忽似有兩人對話道：「靈臺上蓮花開否？」另一人道：「開了，開了！只少一位菩薩。」大師暗暗道聲：「不好！什麼外魔，敢來相襲。」急急收束心神歸舍，卻見自己一顆心，變成一朵半開的白蓮，蓮花上面跌坐著一位菩薩的法身，低眉合眼。仔細看時，那位菩薩，卻就是自己化身。不由得一歡喜，這眼前的景象，完全絕滅，仍舊安坐在禪牀上面。

妙善大師明知就裡機關，也不向人說破，第二天朝上，做完課誦，才對大家說道：「我前蒙佛祖顯化指點，曾說過，如要證果，定要須彌山上雪蓮花做引。我想，我自從捨身以來，閉門苦修，並未出去朝過名山，如何有得到雪蓮之日？故現在決計往朝須彌，順便尋訪白蓮。你等在此好生修行，將來少不得都有好處。」

大家聽了，覺得突兀，不免面面相覷。那位保姆和永蓮聽了，都贊成此說，並且她二人願意作伴前往。

妙善大師聞說甚喜，便將金光明寺中一切內外諸事，托付給執事尼僧多利，並且囑咐她：「以後一切事情，務須仍照往時，不可變更成法。我們此去，多則一年，少則半年，不論是否覓得雪蓮，一定要回寺的。」多利一一領教。

妙善大師交代過了一遍，便帶了保姆和永蓮二人，回到自己禪房內，收拾了些衣帽食糧，叫永蓮打開一隻板箱，只見裡邊放著一整箱的細麻織成的草鞋，拿來一數，恰是一百單八雙之數，便一雙雙的打疊起來，紮成一捆。又取過一隻木桶，裡邊分貯著米穀，取出三個黃布口袋，分別裝了，預備各人背負一袋。這些都是她貶謫在灶下受苦之時編織拾掇的，今番要走長路，恰正用得著。三人的衣服，合打一個包裹，大家在路上好輪流背負。那一隻紫金鉢盂，是出家人出門掛搭的信號，並且係妙莊王所賜，自然格外寶貴，由大師自己帶在身旁。

三人收拾停當，攜了包裹等物，走到外廂，到大殿上拜過佛祖，通誠祝告一番，方才動身登程。合寺尼僧在後相送，就是耶摩山的一班信士，也都手持清香，來送大師朝山。正是：

朝山心念切，證道尚須時。

欲知後事如何，且待下回分解。